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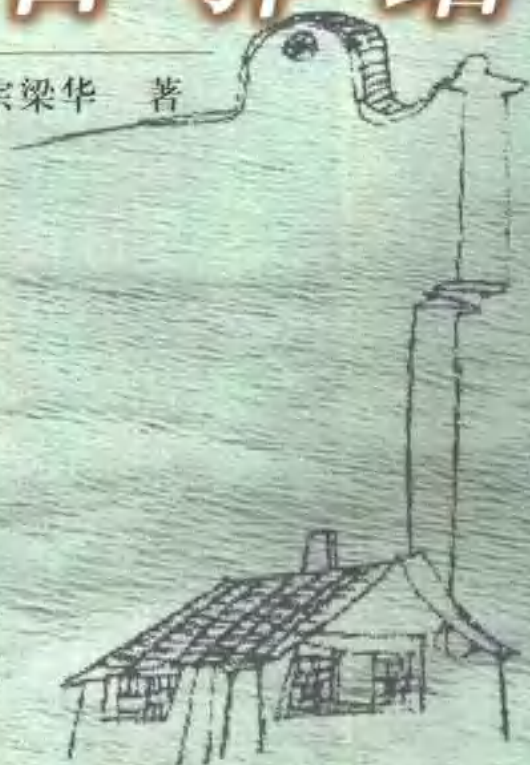
警苑丛书



昨日驿站

宗廷沼 宗梁华 著

群众出版社



苑 丛

昨日驿站

宗廷沼 宗梁华 著

上海浦东图书馆藏书



A20636100058292B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日驿站/宗廷沼, 宗梁华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9.10

(警苑丛书)

ISBN 7-5014-1522-6

I. 昨… II. ①宗… ②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038 号

警苑丛书——昨日驿站

宗廷沼 宗梁华 著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35 千字

印 张: 7.75 插页: 3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522-6/I·590

定 价: (全套 7 册) 8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者小传

这是一本父子合著的散文集。

宗廷沼,1946年圣诞之夜出生,江苏高邮人。现任《人民警察》杂志社编委、副编审,一级警督,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与文字结缘20余年,已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作品100余万字。出版了作品集《美神之囚》(上海文艺版)、散文集《杨绛相依》、纪实作品选《海之鹭》。曾有散文翻译成英文出版,选入90年代散文选。近几年编发的多篇作品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



作者小传

宗梁华，1977年4月出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毕业，供职于上海公安博物馆。初中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几年来已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了《昨日驿站》、《收藏》、《鲁迅向我们走来》、《温情》等作品。本书卷二是作者自初中至大学期间的部分习作。

代 序

陈 村

能有机会为宗廷沼、宗梁华父子的合集写几个字，令我高兴。我和别的朋友一样，一直称宗廷沼先生为“老宗”。他的笑容，他的诚恳的声音，是所有有缘认识他的朋友们所不能忘怀的。老宗待人礼数周全，然而朴素，没有分外的枝蔓。和他在一起有一种心安之感。

读老宗的文章也令人心安。他依然不玩花哨，只是谈心一样的，拉家常一样的，说着自己的感觉，说着人的喜悦和苦恼。例如他笔下的老屋，笔下的母亲，埋伏着深深的情义，其情感的浓度可与酒比。我读他回忆《故乡的草屋》，虽然文章的最后他没有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我还是更愿意读它。那是一篇真正说故乡的文字，像农家的院子一样自然。老宗是个善良的实在的人，只说那些朴朴素素的话，写真正打动他的事情，这比什么都好。

没想到，老宗的公子宗梁华也已经长大到能写出

好看的文字了。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年轻人心思活动,他却能沉静下来。他对鲁迅的认识又是我没想到的。我曾写过一篇《谁在讨厌鲁迅》,说了年轻人对鲁迅的隔膜,不曾想,这里却有一个鲁迅的年轻读者。我不敢断言他的文章已经好到了如何,但觉得气味纯正,立论坚实,可以一读。一个人有这样的好的起步是难得的,愿他能越写越好,记下自己的与同代人的思索。

父子俩合作出一本散文集,是一件很可庆贺的事情。说得神秘些,可是修几世才能修来的福气。作为朋友,我祝他们还有新的更好的合作,祝他们有新的更好的生活。

目 录

卷

一

宗 廷 沼

代 序 陈 村 1

秋天回眸 3

第一桥畔我的家 9

杨柳依依 15

甲戌冬祭 21

故乡的草屋 27

早安,荷花岛 34

小河轻轻地说 42

扬州小巷 46

情系绍兴路 49

摇篮曲 52

白色记忆 59

伞缘 64

蛇苑偶拾 67

陶都雾蒙蒙 71

古堰今韵 76

佛光的诱惑 82

福海 001 88

春兰飘香 93

火花情	98
方寸之间	102
半百情缘	107
泪别沈加伦	110
《盗宝的情人》序	114
世象短语	118
云·雾·梦	130
“吃药”新解	134
说贼	139
说善	144
真诚	147
有感“猫鼠合污”	151
《黄泉来客》带来的思考	154
酒话	157
难堪拒绝	161
寻	167
审蛋	170
沈仙人	178
我与散文	182

卷

一

宗梁华

故乡情	189
昨日驿站	192
鲁迅向我们走来	194
访友	197
温情	200
收藏	203
海边	206
260 米的辉煌	208
明星认错有感	210
牧羊的启示	212
又到桃红柳绿时	214
灵魂的另一面	216
让生命歌唱——舒伯特	218
心中的莫扎特	220
再品贝多芬	223
街头小忆	227
也谈高雅	230
书香中的晚餐	234
即将离校的日子	237

卷

一

宗
廷
沼

秋天回眸

春天匆匆地走了,夏季匆匆地去了,秋天匆匆地来了。

农家的粮仓里堆满了金灿灿的新谷,渔家的船仓里装满了鲜活活的肥鱼,城里的妇人、小姐换了时髦的秋服,显得成熟、丰满,楚楚动人。

一方明镜悬挂在窗前。审视镜中的我,双鬓悄悄爬上了银丝,额头刻上了浅浅的沟纹,眼角不再油画一般光洁,哦,那是昔日的我吗?我怎么会瞬间摇身一变?

潇潇秋风驱赶着夏日的余温,点点雨珠扑打着陈旧的窗棂,在我热流涌动的心田,溅起朵朵水花……

窗外,小路蜿蜒,奔走着忙碌的身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人回眸雨中徘徊的我。

踩着重叠的脚印,回首走过的路程,忽然发现人生

有如一部早就构思铺写的书……

一

“走过四季，走过春天……”

路边的卡拉 OK 舞厅歌声悠扬，勾起我对春的眷恋。春天是浪漫的、迷人的。我的春天不像宠儿们那样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而是阴雨连绵、风险迭出。

故土秦邮，古运河畔的一块绿洲。农历丙戌年十二月初二，公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古老中国的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却是西方世界的盛大节日——圣诞之夜。就在圣诞灯火升起之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水乡小村的农舍内，一声平平常常的啼哭，诞生了平平常常的我。若干年之后，向以天朝大国臣民自居的中国人忽然对洋过年圣诞节如痴如醉之时，我才突然发现自己沾了圣人的灵光：一个凡夫俗子的诞辰，无须自己刻意纪念，到时自有全世界的灯火、烛光和狂欢前来助兴。

虽生于喜庆之日，少年时却是厄运不断。十年病灾连绵，两次住医院开刀，三次大难不死。一次是与小伙伴下乡戏水，潮水湍急，小伙伴蹿水如平地，我涉水至胸，忽然身体上浮，方知不会踩水误入歧途，想后退为时已晚，被滚滚急流卷入水中。张口呼救，连灌数口浊水，昏昏沉沉却心中透明：这下完了！见不到妈妈

了……绝望之际，忽觉被人抓住拉出水面，上得河埂片刻后才惊魂甫定，只见救命恩人是一位平顶头、四方脸、大约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看看四周，近处无人，远处田野里有人劳作，不知小伙子从何处赶来。死里逃生，年幼无知，居然连救命恩人的姓名也未问及，成为我长大后常常惋惜的憾事。

另一次是好端端在家乡念书大病缠身，行走亦难。胞姐欲将我送到远在上海的父母身边，又怕我死于途中而不敢启程。一位老中医开了几帖药，嘱：服后如今夜高热退去，可速送往上海治疗，如高热不退，就不能送了。又是命不该绝，下半夜热退身轻，胞姐即将我送沪救治。还有一次也是病灾，生病数日送到医院，外科医生说：再隔一夜送来就小命难保了！

几次脱险逃生，多年来都不以为然。前年一路人一语点明我的身份及大难不死等情，一直成为我心中的问号，此人与我素不相识，他何以知晓？他不说我还早忘了呢。此人说因为我的母亲极为善良而救了我，亦有人说我水中遇险那年恰遇极为凶险的“岁运并临”，又说人的“八字”中有吉星天月二德可逢凶化吉，我至今也吃不准是吉星相救，还是母亲的善良救了我。但愿两者都是。善者生吉，吉者助善者呀！

还是那位路人对我的性格特点评价颇为中肯，称我以善以诚待人，乐于助人，但有时善不得好报，反被人误解乃至中伤。我心里佩服这位路人的眼力，也许

他是从一个人的相貌神情判断善恶。但是我对有时善不得好报一时难以理解,善有善报,古来之理,人世间虽有善恶不分、知恩不报的人,可是以善为恶、恩将仇报或者伤害无辜的人,除了书上、戏剧、电影里见过,现实生活中果真有吗?经那人一提醒,我才想起果然遇见过。不过正如那位路人所言,你根正心术正,别人奈何你不得。后来在笔会期间,亦有两位高人说我易招邪,小人不得不防。说者所见略同,我倒不得不信。但信仰不变,与人为善,真诚待人,多行善事,广结善缘,不图回报,但求一生平安。如今世风日下,对等交易太多,穷者、弱者有难事,若无好人相助,往往是走投无路。我当年水中遇险,若无好人救助,早就沉尸水中了。

二

春光易逝,转眼便是炎炎夏日。

春风得意之人,夏日也往往如日中天,此所谓一顺百顺。而我的人生两季,俱无大顺。工作之后曾有在仕途发展的机会,无奈我年轻时偶然涉足文途,居然一见钟情,白天黑夜,有书便读,有暇便写,至今还有一堆未曾问世的文稿,但对权欲之类素来淡泊。

那时的文坛多有热心助人的人,我有缘获得他(她)们的指点帮助。记得有一年,我首次向报社投稿,

居然变成铅字发表，从此便与文学结缘。为了感谢那位素不相识，至今也不知姓甚名谁的陌生编辑，我写了《陌生人》一文，并收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杨柳依依》。还有一回，单位会计叫我接市区来的长途电话，我好生纳闷：谁会打长途电话找我呢？拎起话筒，是一位女同志的声音，自我介绍是出版社的，看到我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作品，出版社想出单行本，并约我写新作。后来又提出借我到出版社去工作，还委派我与几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起赴江西等地采访、体验生活，开拓视野，编辑作品专辑。我至今都对这些念念不忘，没有他（她）们这些热心育人的好编辑，像我这类人只能像小草、野花那样自生自灭。现在，这些编辑大多已先后离休或退休，发现和扶植新人的重任落在了新一代编辑的肩上。我积多年来的编辑经验，发现和扶植新人要比抓作品难得多。而真正有眼光有责任心的编辑，他们总会时时留心扶植新人的。

《文汇报》有位老编辑接到我的第一本作品集后曾热情地给我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树总要长，花总要开。”对我多年的追求给予鼓励。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年近人生之秋又遇到素昧平生的有缘之人，走上专业从文之路，从此再不必一心两用，可以专心致志以文为业，用己所长，埋头专职编辑工作的同时，耕耘收获了一批晚播的创作之果。